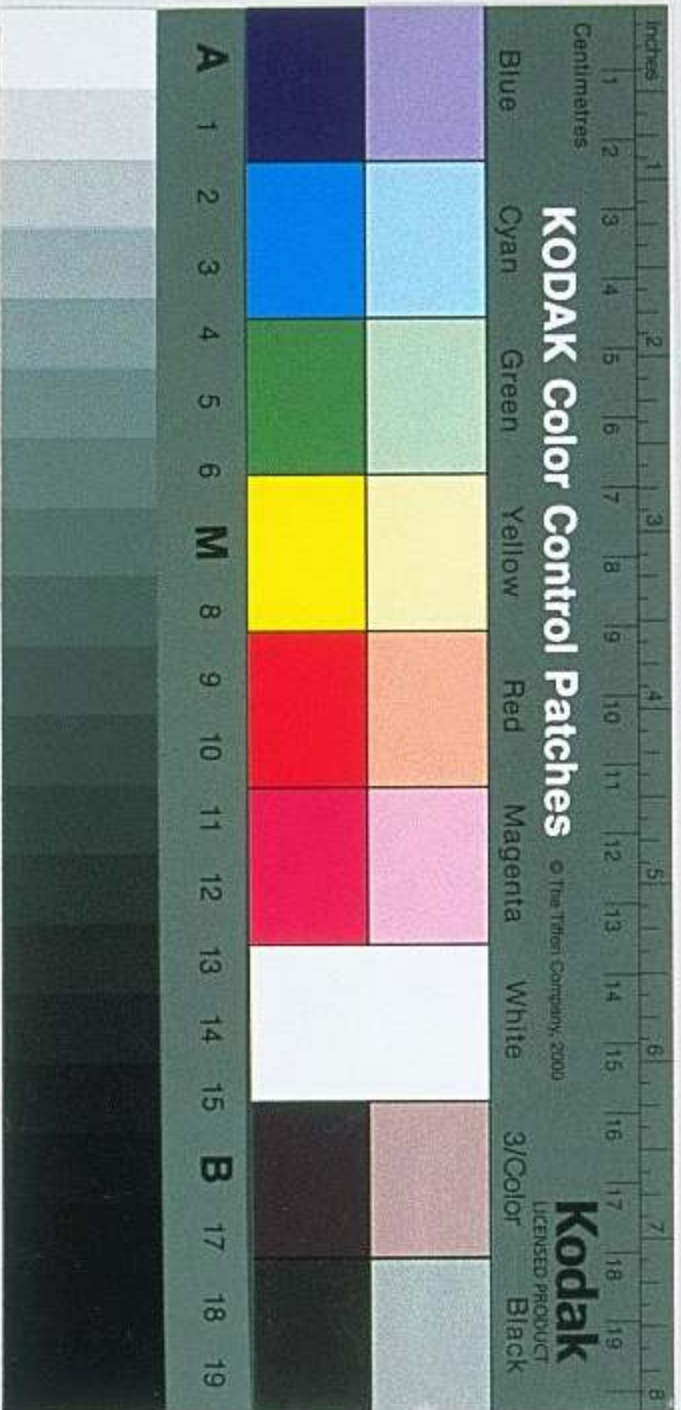




s026





大學億序

大學者聖人盡性之學也止至善是也何言乎至
善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此至善之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也天命之
性本不可得而名狀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於
易曰易簡於中庸曰中和而於大學則曰至善
其為性之本體一而已矣至善何言乎止也至善
之體本靜也本無聲無臭也本無思無為也寂然
不動止而已矣止之云者所以復其本體而非有

所作為損益於其間也何以止之也格致誠正修
者所以止之也而格物為要矣蓋至善本止而有
不能止者物誘之也孟子所謂心之官不思而蔽
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者是也格物所以先立乎身
大而使其小者不能奪也故格物而止至善之功
斯過半矣循是而性致知者復其明覺之體也正
心者復其虛靜之體也而至善之體立矣誠意者
謹其用之萌於內也脩身者謹其用之達於外也
而至善之用行矣體立用行而至善止矣至善止

而德明矣德明而可明之於天下以親民矣夫至
善至矣又何言乎明德也一也至善循其本明德
舉其成實非有兩事也虛室生白白非身外也水
靜則明明本在內也而況聖人之心止於至善也
欽天地之鑒也万物之鏡也天下之至明何以加
諸然則又何言乎明之以親民也一也今夫月之
止於中天也而萬象咸攝矣月非來也万象非往
也一體故也明德之於万物亦猶是示明之云者
所以復其一體而非有所作為損益於其間也何

以明而親之也。齊治平是也。所謂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也。所謂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也。所謂盡人
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也。夫至是而後聖人之
能事畢矣。故曰太學者盡性之學也。聖遠經殘群
言淆亂晦而不明也久矣。愚也熟讀其書而以意
逆之得其義如是也。故為之億以俟就正於有道
者云。

嘉靖戊戌夏六月壬寅後學武城王道謹書

大學億卷之上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朱子以為大人之學是也。道言其體要也。太
學之事多矣。其體要則在此三事而已。明明昭明之
也。與中庸致中和之致相似。皆推而達之。天下之
意明德已明之德也。人之德本無不明。氣拘物蔽
有時而昏去其昏而本明之體自復矣。工夫全在
止至善上。此則舉其成功而言也。明德也者。心也。
心而謂之明德者。以其虛靈不昧而能盡乎性也。

常人之心不**至善**也者性也。性而謂之**至善**者以可謂之明德。其冲漠無朕而實主乎心也。常人之性亦斯二者。專言之則無所不該。對言之則**至善**爲明德之本。體明德爲**至善**之妙用。自其昭明於天下而言故舉用而體在其中。自其存主於心而言故舉體而用在其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要在學者默識之耳。**親愛**之也。親民之中實兼孟子親親仁民愛物之義。**止**居其所而不動也。易曰居其所而遷。居其所者止**至善**也。內聖之德也。遷者明明德於天下

以親民也。外王之業也。此章文義輾轉相承歸其要於止**至善**而已。言大學之道何在也在昭明其已明之德於天下而已。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何在也在親乎民而已。明明德以親民之本何在也在正於**至善**而已。自博而約自外而內此聖人**至善**至簡之道也。蓋人有恒言曰天下國家孰不知天下之當平國之當治家之當齊而欲齊之治之平之以親夫天下國家之民也耶。然不知昭明吾之明德以及之而所以厯身從事於其間者往往在

於法制智術之末。法有時而敗。智有時而窮。而天下之民日離天下之勢日去矣。不知性者萬物之一原也。性妙於心性。為萬物之一原。故心以萬物為一體。明德者。漢其一體之體。而氣不能昏物。不能蔽者也。昭明是德於天下。而天下皆在吾明德之中矣。何事於外也。耶。然又何以在於親民也。曰。正所以盡其一體之實也。人之於身。疾痛疔痒。無不覺。無不愛者。一體故耳。心之於萬物。亦猶是也。在家體家。在國體國。在天下體天下。心無不體。則

民無不親。而後吾明德一體之實可盡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在於親民也。明明德以親民。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至於協和萬邦。文王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而至於於冒西土。昭而言之。不過聖人以德化民之事。而盡其精微之極。致則有不可勝窮者矣。然德未易明也。必有所以主張之者。民未易親也。必有所以維綱之者。孰在哉。在止於至善而已。至善者何性之本體也。雖然。難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記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夫曰天命曰天性曰上天之載即此而
求之則凡出於人爲發於形氣者非復性之本體
矣曰未發曰靜曰無聲無臭即此而未之則凡涉
於感動滯於列迹者非復性之本體矣學者循是
體認而自得焉庶乎可以識至善之氣象矣乎雖
然難言也對塔而說相輪者謂之虛談見卯而求
時夜者天之早計所以聖人不示人以至善而惟
教人以格物也物格而知至則意可誠心可正身

可脩而至善止矣學者欲止至善亦求諸格物而
已大學言止至善即堯之安安安安其門安帝

禹之執中安汝止禹箕之逮其有極也予古聖賢

櫛柄惟在於此其可受而不可傳者亦惟在此而
世儒每易言之吁無惑乎其支也已矣或曰孟子
嘗道性善矣與此同乎曰孟子之道性善是也而
未盡也四端云者情之善非性之善也情之善與
惡相對使無性之至善以主宰之則惑物而動因
物而遷修起而修滅隨變而隨壞最不可常者也

不可常而可止乎不可止而可謂之至善乎今夫
天湛然其虛明不可染也淵然其靜深不可測也
太虛之本體也然而爲雲降而爲雨鼓而爲風激
而爲雷屈而爲寒伸而爲暑凡二氣感通之妙萬
物發生之機太虛實主宰之而其湛然淵然之本
體固自若也學者於此體認而自得焉則亦庶乎
可以知情性之分而識至善之氣象矣乎雖然未
易言也曰然則孟子不知性之至善也夫曰美而
不知也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說者

以爲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此正止至善
以明德明明德以親民之妙而孟子以一言蔽之
美而不知也四端之說蓋略下以教人爲當時人
設也若釋氏所謂方便法門按引鉤根云耳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

上言大學之要在於止至善此則遂言止至善之
妙而明德親民之意已該乎其中矣知字重與從
言之知不同知止即能止也蓋止至善者心學也

雖有可用之工而無可見之迹有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之意故惟一知字足以盡之矣非知止之後
別有所謂得止也定定性之定也所謂無將迎無
內外無動靜者也靜靜深而莫測也安安固而不
搖也二者天自定中推其節目言之定靜安者說
諸心也慮者研諸慮也不能定性或累於外物而
不能應定性則剛酢萬變而主宰精明尚何應物
之爲累哉所謂能慮者以此得與易簡而天下理
得之得同無所處而不當無所往而不利易所謂

定天下之吉成天下之亹亹中庸所謂盡人物
之性參天地之化者皆是而此之齊治平已在其
中矣止至善之爲本也如此夫定也靜也安也廓
然而太公也慮也得也物來而順應也程子定性
一書實發大學止至善之蘊善學者玩索而自得
之可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結上起下之言也天地之間凡涉於形迹者皆
謂之物凡出於營爲者皆謂之事物也知也意也

心也身也雖有精粗不同皆物之在己者也家也
國也天下也雖有遠近不同皆物之在人者也
在己為本則在人為末矣所謂物有本末者如此格
之致之誠之正之脩之皆所以治己而為止至善
之事也齊之治之平之皆所以治人而為明明德
以親民之事也治己為始則治人為終矣所謂事
有終始者如此知所先後則天示人以止至善為
大學之先務也下文遂詳言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此詳言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條目也致如致師
之致招而來之也格如格鬪之格扞而禦之也物
外物也與孟子物交物之物同知本在內者也故
欲招而來之物本在外者也故欲扞而禦之二者
實相顧為義章首止言明明德而天下國家皆在
其中此言明明德於天下正所以申明章首之意

扞與扞同左傳親師
扞之遂致諸克
焉扞扞也

以見所謂明明德者乃欲昭明其已明之德於天下國家非謂始自明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之下當有平天下字以其親也故略而即以治國繼之立言之法當如是耳亦非謂明明德於天下專指平天下而言也明明德於天下而既舉堯舜文王之事以證之矣他如舜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禹文命敷于四海湯王登上帝之耿命文命耿命皆明德也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周公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又如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懷為十有九年庶邦至享亦此明明德何保受王威命明德諸如此類不可殫述皆帝王推德化民之事而非自明已德之意也大學之言實本於此夫明德一也明之於天下則為平天下明之於國則為治國明之於家則為齊家齊家所以親一家之民也治國所以親一國之民也平天下所以親天下之民也自內以及外由近以及遠其施為次第固有不可亂而缺者矣至於脩身而下則止至善之事所以復其明德以為親民之本者尤不可易而言

也。脩身二字總言之。則淺深大小各隨所在爲義。惟大學言於格致誠正之後。乃止至善之成功。而心德已明之實地也。齊治平之事固必本於此。而無疑矣。然心者身之主也。和者中之用也。未有心不正而身可脩者。亦未有中已立而和不達者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焉。正心者。復其鑑空衡平之體也。體上纖毫不可著也。故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心不得其正矣。脩身者。達其鑑空衡平之用也。用上纖毫不可著也。

故辟於親愛。辟於賤惡。辟於畏敬。辟於哀矜。傲惰而身不可以言脩矣。心正則未發也。中而至善之體以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身脩則已發也和而至善之用以行。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至是而止。至善之能事畢矣。然未易及也。正心之先。又有所謂誠意者焉。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者焉。意者心之發動。好善惡惡者是也。知者心之明覺。知善知惡者是也。好善惡惡之意不誠。而遽欲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以正其心焉。則未免於真妄錯雜。而其

所正之心非湛至善之體矣此正心所以必先於誠意也知善知惡之知不致而遷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以誠其意焉則是非混淆而其所誠之意非湛至善之用矣此誠意所以必先於致知也意也獨也動之微而未著於外者不可以用言也然已離半體而用之達於外者實自此始故誠之則為至善之用而脩身之和所由成也否則為惡亦始於此矣故大學八目以意為閑而聖人四勿外意為首正為是耳知意心身順而言之其序如此對而分之則致知與正心相貫皆就體下邊言誠意與脩身相貫皆就用上夫人之心之明非由外鑠也胡為乎欲致其知而知天胡為而致也耶譬之

鏡焉瑩然精明者其本體也塵垢薄蝕則有時而昏矣人之心亦猶是也內而有形氣易感之私外而夾嗜欲與窮之變一感一物一物一蔽其所以薄蝕其明覺之本體者蓋有甚於鏡者也夫欲其乎鏡之明也無他在刮其垢而已矣欲致乎心之知也無他在格乎物而已矣格物者非絕物也隨其分之所當得而不慕乎其外循乎理之所當然而不役於其中要使過而不留應而不藏渙然不得以入吾之靈府而後吾之天機深於嗜欲之淺

天光發於太室之定明覺之體昭然四達而知忽
不知其自至矣誠意以上雖若相因而各有當用
之工故欲事乎彼者必先事乎此也至於致知則
別無他道也即在於格物而已矣故曰致知在格
物云大學格物以致知與孔子克己以為仁中庸
戒懼以慎獨孟子寡欲以養心周子無欲以學聖
其義一也名言有不同耳聖學始終之要全在於
此於此不同則無有同乎聖人者矣或曰子之說
溫公之說也朱子嘗力非之矣予何所據而取之

也耶曰夫有所據也大學原出於載記其文義往
往有相通者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
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章文義實與
大學相表裏其所謂物即格物之物也其所謂知
即致知之知也知一也不能格物則知其所知好
惡即誠意之意也但其向下所論五天與此不同
蓋彼專於制禮樂以節於外而此之格致乃就心

格音葛，格十二
次名文也

地痛切處者，九大學之所以純於記之諸篇者，在
此。至其文義之同，則不可別為之。說物既指外物，
而言格，必以扞禦為義。溫公篤信力行，大儒也，其
所見必有契乎聖人者矣。朱子以多學為主，而不
肯平心以究聖賢之言，乃就之曰：是必開口枵腹，
而後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而後全夫婦之別也。
果如其說，則孔子所謂克己，亦必暉耳拭目，殺身
截舌，而後得視聽言動之正也。耶吁亦已甚矣。或
曰：格物即克己也。孔子以克己告顏子，其地位高

矣。而此乃以為始學之事，何也？曰：格物者，自始學
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大學之要在於止，至善格
物者，又止至善之要也。其始也，致其辨於視聽言
動之幾，嚴其防於聲色臭味之入，審其分於富貴
貧賤取舍之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凡性之所
不存者，皆心之所不受矣。其成也，大立而小不能
奪萬變，而一真自若。毀譽是非不受也，如飄風之
過吾耳也；窮通得喪不受也，如浮雲之過吾目也；
死生存亡不受也，如寒暑晝夜之代辛吾前也。而

及其究竟也。雖乾坤毀也。夷壞而吾明覺之本體
固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夫至於是而後無
物可格而後止。至善之道始無餘蘊矣。此若非始
學所可易言而大學之教則實以之啓其端而要
其歸矣。世儒惟不知此所以或依徇於支離之說
或歟統於艱難之論。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
聖學不明於天下而學者莫知所適從也。以此可
概也。夫餘見釋疑。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至至極而無以加也。夫知亦有分數矣。聞見之知
知也。億度之知知也。龍識之知知也。知在外者也。
所謂知之次也。**物格**則外蔽洞徹。神明中啓。知在
內者也。天下之知何以加此。故曰知之至也。學者
玩此必可以知知之淺深而知所用方矣。物格而
知即至。別無致知之功也。故不曰知致而曰知至。
知至而意可誠則猶有誠之功在。如傳所云者。

是也下倣此此覆說上文以終知所先後之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尊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總結上文而申言之明脩身即止至善為明德
親民之本而物格知至又為止至善之要也夫物
格之知謂之知之至者何也以其知本也何為本
也脩身是也何以謂之本也以其可以該乎末也
何以見其該乎末也以其無本亂而未治之事也

何以無本亂而未治之事也以其無所尊者薄而
所薄者厚之理也今夫木一陽蔽於其下而為之
主者則謂之本一陽散於其上而為之枝者則謂
之末善植木者深培其本而末自茂不善者裝綴
其枝條護持其華葉而根之培壅澆灌者忘之其
槁也可立而待矣此本末厚薄治亂之說也物格
之後神明洞豁至善之體昭然呈露循是而誠意
焉以實其發正心焉以定其體脩身焉以達其用
至善止而德已明矣德已明而可明之於天下以

親天下之民矣推其原自格物始也此物格之知所以謂之知本所以謂之知之至也歟夫性一也脩之於己而蘊為內聖之德也則為至善而其功曰止脩之於人而發為外王之業也則為明德而其功曰明至善者體也明德者用也止之者靜也明之者動也止至善者一本也太德之敦化也明明德者散味也小德之川流也是固體用一原而用實原於體是固顯微無間而顯實出於微其本末始終先後之序固秩然而不可亂也故曰得其

本萬事理通於一而萬事畢也太學之教惓惓於知本知止止至善者以此或曰此謂知本二句當為格致傳之結語而其止有關文也於義亦通更詳之

右經一章按朱子始分大學為經傳且謂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者也自今考之所謂平經者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雖不敢必其為孔子之言而亦信乎非聖人不能及矣至於傳

則若猶有可議者大學之要在於止至善止至
善之要在於格物以致知而傳顧未之及何也
朱子所補既謂竊取諸程子矣又上附於子思
孟子之說愚以為此自程朱云爾未知孔曾思
孟之本義果若是乎否也至於誠意而下發乎
經者固多而支辭蔓說亦徃徃難出乎其間盡
以為聖門之所傳恐未必然也愚嘗反漢考之
大學者天子之學也大學之經大學之教也孔
子未嘗居天子之位為大學之師安得創為大

學之教以教人也耶意必周家一代定制出於
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若後世監學之規者然孔
子以其精微詳備人君用之可以作人而學者
由之可以作聖也故誦而傳之以詔曾子云耳
至於傳之得者或曾子之意門人之所述而其
失者乃後人附會之言非必盡孔門之舊也何
也大學難出於戴記之中而戴記實成於漢儒
之手漢儒勦聖人之微言而附以講師之衍說
者蓋亦多矣孝經亦孔曾之所傳而朱子嘗判

其誤也何獨至於大學之傳而盡信之也耶又
程朱皆謂舊本錯亂別為更定次序今亦不敢
謂然蓋古之傳經者隨見發明非必盡一時之
言而又隨人附益非必出一人之手非若後世
有意於為文者之櫛比而魚貫也若因其不次
而輒以己意強排比之夫孰曰不可但恐既失
傳者之本義而又有害於經反不如仍舊貫之
猶為存古也故今一以舊文為正而惟隨其大
義起止稍別章次以便衆習云

大學億卷之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與中庸戒懼以慎獨之意同蓋既嘗格物以致
其知矣則意之發動或善或惡人所不知而已必
獨知之故慎獨即是誠意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言不能誠意者之弊以戒我也
引曾子之言以證如見其肺肝之意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言能誠意者之美以勉人也
心廣體胖正與厭然之態相反
○以上當為誠意正傳
朱註備矣後凡

朱註已明者別為之說

詩云瞻彼淇濱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道學以道為學也所以別夫記誦辭章之習也此

蓋因上文而附益之言也**道學**自脩有類乎誠意

之切**恂慄**威儀有類乎潤身之驗盛德至善民不

能忘又有類乎誠能動物之效而與所謂如見其

肺肝者正若相反也故附其說於此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也不忘也

此又因上民不能忘之言而附益之也竊詳此二節蓋聖門說詩之詞以明脩己治人之道者皆格言也講師見其與大學之義相近因取而附麗於此不知大學之教字字句句皆有精微諦當之妙非可以依倣而言輟合而說也學者觀諸所謂正傳者而有悟焉則此類為附會之語不待較而明矣例以孝經判誤之體當直從刪去後凡言附益者倣此

右傳之首章釋誠意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因明明德之言而附益之也且皆以自明為說尤為無謂大學明明德若止為自明已德也則與止至善之切相亂而與明明德於天下之言相乖有美有是理乎况考之三書惟太甲為自明已德之意康誥帝典皆推德化民之事經文甚明而大學所從出也前已言之矣講師習其讀而不究其

義故既不得於此而因遂失乎彼也如此此章及
庚正經當判去

有傳之二章蓋釋明明德之義而失之者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蓋誤讀新民之親為新因取古語之同者以附
益之而不知大學之義原不如是也湯銘不見於
他書獨賴此而存可謂有切於後學矣但於大學
為無所當耳康誥作新民與宅天命相顧為義蓋

欲康叔助王止宅新受之命下作新附之民而

作猶動之以禮之動言鼓動之使為善也新民對

舊民言改周紂漢之民為舊民則衛味之民為新

民矣書之本義不過如此自講師誤取以釋大學

而後儒承訛習非或以為為民日新之教或以為

作其自新之民由前則當曰新教而不當曰新民

由後則民已自新矣又何用作耶二說之差皆訛

大學者誤之也至引文王新命之詩以為自新新

民之極尤為無理夫大學親民之教不過即其所

居之位盡其職分之常在家則親一家之民在國則親一國之民在天下則親天下之民即使以親為親其教亦若是而已矣文王之事乃聖人棄時履運受命而興自書契以來不多見者也是大小大事而可立以為教以教天下後世之人也耶使天下後世之人凡有新民之責者皆以新命為望以為不至是是不用其極也可率是道也人之類滅久矣害義傷教莫此為甚尤當刊去

孟子以王天下告齊

梁之君故其於滕文公也亦舉此詩以欲動之帝賀以是不滿於孟子者甚多而解者謂孟子之

周命已改義當去耳若孔門則原無此等議論也講師繆引以傳大學與孝經傳引郊祀而殺宗祀文王之事正相似皆失之誣矣

右傳之三章蓋釋新民之義而失之者也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綿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章蓋止至善之正傳也。語意明粹與前二章迥然不同。學者當深味之。玄鳥之詩示人以各有所當止之地也。綿蠻之詩示人以當擇所當止之地也。文王之詩示人以聖人止至善之便其知所往也。至於聽訟則因其言而明德親民之精意已寓於其中矣。穆穆有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之意。此二句極足以形容聖人止至善之妙。蓋至善也者。冲漠無朕不可得而名狀者也。惟穆穆字足以盡之。常人之求止於至善也。必先格物以致其

經綸皆治系之事。經有
理其緒而合之論者。比其
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
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
所性之全體也。

知聖人繼續其光明而無不敬則無物可格而知不待致矣。此所以穆穆然而安於其所止也。安於所止則盡其性矣。盡其性則可以率其性矣。盡其性者。建三天下之大本也。率其性者。經綸天下之大經也。仁敬孝慈信經綸之事而率性之道也。道而亦謂之止者。循性而出物不能遷也。如江之出源。溪之出澗。沛然達于海而後已也。孰能遷之。常人性已行壞不可率循。繼能勉氣於倫理之間行而已矣。非道也。遇物而遷矣。學者知此則不惟知

至善之妙而且知止之功不惟知止至善之功
而且知物之為累為至大而格之為切為至切而
也儒之文說舉不足以亂之矣夫緝熙敬止者至
善之體所以立也體立而用自此出矣止於仁敬
孝慈信者至善之用所以行也體立之止良其皆
不獲其身也用行之止行其處不見其人也時止
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在我
之德已明矣在我之德既明可以明之於天下以
親民矣故承上文遂引孔子聽訟之言以明聖人

止於信之效而明明德以親民之血脉貫乎其
間蓋德之來乎乎民者訟必待聽而後明也聖人
之信如雨暘寒暑不待言而畏服乎斯民之心者
素矣何訟之有虞芮質成之事其一驗也歟此謂
知本與經文意同蓋通結上文以見止至善之為
不昧明明德以親民之為末而欲人知所先後云
焉限始傳之四章釋止於至善按自此以至終篇皆
以發經文之蘊而不失聖人之意蓋曾門所
傳之正傳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念懷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程子曰身有
之身當作心
身心二字專言之則舉心而身在其中如心正身
矩心不遠仁之類是也舉身而心在其中如脩身
以道誠身有道之類是也惟大學以正心與脩身
對言則心專指未發而為身之體身專指已發而
為心之用所謂正者去其體之累以立中也所謂

脩者祛其用之偏以達和也其理固不可混而言
而其切亦不可雜而施矣喜怒哀懼感物而動之
情已發者也未發之時至虛至靜之體本無是也
惟其本無故一有之則虛者為其所窒靜者為其
所撓而至善之本體不得其正矣所謂正心者後
其至善之本體而已矣所謂復者去其本體之所
本無而忽有者而已矣夫本無而忽有也胡為乎
來哉由物至而不能格也物至而不能格則知誘
於外知之所知者在物而知不能致矣知不能致

則好惡無節於內。意之所發者，在物而意不能誠
矣。知誘於外，好惡無節於內，則是人化物而物反
為望矣。物既為主，則喜以物，喜積而為好樂；怒
以物，怒積而為忿懣。憂與懼也，以物而積，為恐
懼。憂患紛至沓來，反覆沉痾，羣明之府盡為欲賊。
之所盤據，而天君反蒙塵於外矣。天君蒙塵於外，
則百體皆失其職。始而視聽食息失其則，既而好
惡取舍乖其宜，身之不脩，家之不齊，皆原於此。吁
可哀也已！大學之教，所以必欲正心而正心之要

必始於格物也。其以是夫？積如莊子天道無所積，
不藏則為喜，怒憂懼之正情，而聖人之所不能無
也。反是而留，而積於胸中，則謂之忿懣、恐懼、好樂、
憂患，而不得為情之正矣。

右傳之五章釋正心脩身，此章之言明白痛切，
而有之一字直指本心，尤為分曉。所謂字字句句
皆有精微諦當之義者如此。學者知此則可
知心學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傲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父之惡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忿懣之類心之所本無而不可有者也有一則爲累矣親愛之類情之所當有而不可偏者也偏則爲害矣去其累謂之廓然而太公祛其偏謂之物來而順應合而言之謂之止至善謂之定性

右傳之六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弟慈者吾之明德也以此齊家以此治國者所以明吾之明德以親國家之民也後皆倣此引康誥導明慈以使衆之義與前引聽訟導明止於信之意同蓋皆舉一以例其餘也保赤子之慈不待學而後能也於心取之而已矣則使衆之慈亦豈

待治國之後臨衆而後能裁於衆取之而已矣不
正家而成教於國於此可見此上明家國一理下
乃言齊治之一機也

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戾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師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
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千身不怨而能喻諸人
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業

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
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
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齊治平雖皆親民之事而有遠近難易之不同身
身之外即家家之外即國我之所以臨平彼者為
甚通而彼之所以觀乎我者為甚習也苟我之身
足以儀刑而感化之也則雖無政教號令之施而
彼自儀刑感化之不暇矣否則政教雖屬號令雖

詳亦安能使之喻哉傳者於此反覆吟味專言儀刑感化之事而無一語及乎他也蓋示有以識此矣

石傳之七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與孝上長長而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者老民之老也長長恤孤做此三者治國之事也與孝與弟不信則化行乎天下矣感化之妙

如此固可以見人心之同矣然天下之大苟無有以處之豈能人人各遂其同然之願也哉絜矩之道正所以處之也矩也者何君子之心是也君子之心何心也止於至善之心也其體則中而為天下之大本其用則和而為天下之達道所謂矩者正指其應物當然之則而所謂發而中節者是也與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矩同

絜矩不踰矩之矩皆指制度之

名以合此心應物當然之則若孟子所謂權度云者初不取義於方也如後世原規學規之類亦曷嘗取義於負哉

絜古註與絜同謂執而行之是也大學言

絜矩猶書言執中中庸言用中蓋君子居中而御
天下不外乎舉此心以加諸彼而已矣章內反覆
詳言好惡義利公私之極無非欲舉此心當然之
則以加諸天下之民皆絜矩之道也矩者明德也絜之者所以
明明德以親民也雖然齊家治國正言感化儀刑二妙而
絜矩之內有政存焉若所謂用人理財云者其不
同何也夫天下國家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遠近
難易之勢也勢之近而易者前已言之矣若夫天
下之大四海九州之遠道里遠絕而聞見或不能

一川谷異制而習尚或不能齊苟無政以處之則
吾之心未易偏而民之化未易周也是以君子以
絜矩之心繼之絜矩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然皆明
吾之明德以及之而非若後世以法把持之而已
也王伯之分正在於此學者當明辨之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其當
此解絜矩之義欲人之易曉也蓋必如是而後吾

之心至公而無偏無黨至正而無反無側而後可
謂之矩也否則此長彼短或過或不及乖其當然
之則非所以為和亦非所以為矩矣非所以為矩
亦非所以為平矣絜矩之義如此若夫君子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上不四旁不止乎此而其
絜矩以加乎天下者亦不止於是而已也上文以
孝弟慈為人所同欲者言此專以所惡言蓋心之
應物雖有萬變不同要不出好惡兩端而已孔子
言仁一則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則

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蓋亦
如此故下文專以好惡推明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
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以好惡公私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好
惡從言然民之所好雖多未有不自然君子致之者

所惡雖多，未有不自小人效之者。則君子小人用舍之間，尤民情好惡之極也。故楚書以下專必用

是，不明好惡，公私之極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朱子曰：德即明德是也。平天下而先慎乎德者，所以明是明德。

外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

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

賊聚則民散，賊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以義利公私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蓋

人君不能絜矩而專欲以犯眾怒者，其事莫先於

殖貨也。故承上文反覆申財貨本末內外聚散出

入之幾，以致其丁寧之意云。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勇犯曰亡人，無

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泰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有勇，聖其心好之，不害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得不通要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違
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
此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所引南山有臺節南
山之意也蓋今君不能絜矩而殖貨以厲民者必
自小人導之故承上文反覆千君子小人進退用

辭舍之機以致其丁寧之意云楚書舅犯之語承上
起下之辭斷絕也有止之意絕乎彼則止乎此矣
體止也有義之意惡者止於外則義者止於內矣
不斷斷休休四字足以形容止至善之妙其如有容
謂言天下之有容者無以尚之也大道即絜矩也忠
信能愛人能惡人程子所謂得其公正者是也驕
謂人莫已若惟其言而莫予違拂人之性者是
也絜矩者道也忠信者心也有是心則能盡是道
矣所謂得失非在外也此章言用人而理財之義

在其中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故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

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此申言義利公私之極，以明有德有財，不外本而末之意也。生財有道，而下言不必行聚斂之事，孟獻子而下言不可用聚斂之臣，兩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者，又以終建書男犯之語，而外惡義利公私之義，通一無間，而絜矩之道益深切而著明矣。此章言理財而用人之義，亦有其中。

右傳之。今章釋治國平天下，按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絜矩治天下之法，在於建極，建極

之要在於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絜矩之要在於民之所好好之而不可好
民之所惡民之所惡惡之而不可惡民之所好
斯二者語若小異而義實相符曰聖外王之道
盡於此矣夫從民之好惡者非徇其私也蓋察
不盡乎衆人之同情協諸天下之公理而後從而好
惡之所謂忠信所謂王道王路皆指乎此然太
學之絜矩自止至善而來洪範之皇極實傳舜
禹之執中自道心惟微而來由是觀之不能建

極絜矩而欲有爲於天下者非帝王之業也不
能精一以執道心之中不能格物以止至善之
妙者非聖賢之學也吁言之所可及者止此而
已其所不能言者默而識之可也

大學億釋疑

愚之億大學也凡與諸說異者皆隨見於篇多
其有未盡者復條具以附於後名之曰疑云
疑曰今之說大學者皆大其說以爲高也若曰天地
万物一体云者是已子獨卑之而朱子之是從所
也曰古有大學小學皆小學之地言小學者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是也
大學者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者是也小學者小
子之學也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學之書固爲聖

人盡性之學至大學二字則實以地言原不取夫
天地万物一体之義朱說近實故從之

右親大學之疑

疑曰先儒以明明德爲明己之德新民爲新民之德
止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極自己及人自始至終可
謂明矣所以近世雖好爲異說者卒亦不能易乎
此也予獨異之何耶曰此以經文與義理考之知
其當如此耳經文列大學之綱於前而條其目於
後其曰明明德於天下云者即明明德之謂也

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云者即新民之謂也其曰脩
身以至於格物云者即止至善之謂也其序未始
或亂而其功未始或缺也如旧說則是綱欲先乎
脩己而目乃先於治人綱欲止於至善而目乃全
缺其事目與綱違功与序戾聖人任經以訓万世
其不若是舛也明矣至以義理言之則聖人之言
包涵貫徹無剩無欠今既以明德爲脩己新民爲
治人多乃以爲未足也而又以止至善補之不知
其所謂明德新民者爲已明已新耶爲半明半新

耶夫半明半新不可言明與新也若已明已新則已明已新矣又何必以止至善之說贅之也朱子之論明德曰啓其明之之端致其明之之實使吾之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其本体之全也其論新民曰惟吾之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使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汚焉吁果能是是亦是矣又以何者爲至善而贅之也若曰至善者明德新民之標的欲其以是爲則而不容少有過不

及之差非謂已明已新之後別有所謂止至善之功也此言近是而實不然蓋聖人所謂明新既皆舉其至極而言矣又何必別立一目以示標的於其後也耶或又曰格物致知求知所止也意誠以下明明德之得所止也齊家以下新民之得所止也是即止至善之目未嘗缺也愚以爲審尔則聖人直以格致誠正脩親明德齊治平親新民本末人已兩無遺憾豈不完美豈不易簡又何必以止至善之說贅之也夫以經文質之既如彼以義理

推之又如北此先儒之說雖爲詳備而愚見不能
以苟從也欽

疑曰守約而施博者君子之道也脩己以安人者聖
人之教也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者聖功之極
也如子之說則己德未明而遽欲明之以及人也
幾乎舍己之由而耘人之田矣大人之學恐不如
是之例也曰是正所誤爲大人之學也大人者有
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固皆知以天下國家爲事矣
然而未必皆知探其本也故聖人因其所知者而

示之以所未知因其所有事而約之以其本正焉
曰大人之欲有爲於天下國家者不在乎法制禁
令之末權謀術數之粗也在昭明吾之明德於天
下而已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乎典章文物之
詳粉飾觀視之具也在親吾之民而已欲明明德
以親乎民也不在乎志慮經營之勞知術字龍之
巧也在止於吾之至善而已至善者性也止於至
善所以定吾之性也定吾之性所以盡吾之性也
吾之性盡而吾德德明矣吾之德明而可明之於

天下矣。吾之德明於天下，而天下之民皆親於我矣。天下之民皆親於我，而大人之責盡矣。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考諸孔子而不謬，俟予思孟而不惑也。何例之有。

疑曰：朱子云，以義推之，則親民爲無理，以傳考之，則新民爲有據，所以必從程子而改親民爲新也。舍是而用文之從何耶？曰：此愚見正與朱子相左者，不敢強也。蓋朱子所謂無理者，愚則以爲甚有理，而其據亦明。其所謂有據者，愚則以爲甚無據，而

其理亦疎也。何也？親之仁，民愛物，名言雖若小異，其實則皆仁之施也。參舉互言，則各有攸當。散而言之，則無所不通。故親或言愛，或言仁，不專言親也。民或言親，或言愛，不專言仁也。惟物無言親者，然而曰仁及草木，則亦可以言仁矣。由是言之，謂之親民，何有不可？此固理之至明，而人所易曉者也。至以傳文證之，存家曰：考諸慈曰：仁讓曰：宜其家人曰：宜兄宜弟。治國曰：老老長長恤孤曰：興孝興弟。不倍乎天下曰：民之父母曰：保我子孫黎民。

曰好仁好義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一篇之中與
非親愛新民之意而所謂革其旧云者未嘗一語
及之也。所謂甚有理而其據亦明者如此。若夫稱
民之說朱子所據不過康誥一語而書之本義原
與朱說不同愚已明辨於前矣。且新民者綱也齊
治平者目也目之傳其同如彼而綱之傳其異獨
如此。外亦甚矣。可盡信乎。况親之云者視爲一體
也有休休容保之意新之云者別爲異類也有察
察簡核之意王伯之分亦決於此。書曰旧染汙俗

咸與維新乃討服叛逆之後縱釋反側之權也是
豈聖人所以待平世之良民也耶。所謂甚與據而
其理亦疎者如此。以是求之當以旧文為主。
疑曰事理當然之極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
與國人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足以盡至善之
義矣乎曰是也而未尽也。至善也者性也。諸云云
者率性之道也能盡性斯能率性矣。謂道不出於
性則甚不可然。謂道即是性則昧於性道之分而
不知天命之本然矣。何止至善之能知雖然未易

言也。然而識之可也。卒性者以人而循乎性也。性不汙壞然後可循。然後謂之道。常人不能格物性焉。物所汙壞不可循也。縱使勉慕於人倫日用之常行而已矣。非卒性之道也。世儒之高者往往以道為性。而其次者又以行為道。雖有高下不同。其為不知止至善則一而已。行刻意尚行之行非以成德為行之行也。

右四條叙明從新民止至善之疑

疑曰：既以格致誠正脩為止至善之目矣。所謂定靜安慮得者，又何謂也？曰：格致誠正脩者，求止至善之功也。定靜安慮得者，能止至善之效也。言各有攸當矣。曰：知行何居？曰：功則兼有知行之功也。效

則兼妙和行之效也。亦達曰：格也。講習之討論如何而格也。省察之克治之如是而格也。是格之兼乎知行也。其餘可以類推矣。定也。理會於心也。無將迎。無內外。無動靜也。身履乎理也。無將迎。無內外。無動靜也。是定之妙乎知行也。其餘可以類推矣。或曰：知止為知定靜安慮得為行。合而為止至善之工夫也。何如？曰：此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之說也。非也。定也。靜也。安也。止而止也。慮也。得也。行而止也。皆能止自然之效驗。而非求止勉然之工夫。

夫也而后能云者皆推其得效之漸次而非序其用力之階級也智者觀其字義而可以識之矣此章義意與孟子自得之說相似彼所謂自得則此之知止也所謂居安資深則此之定靜安也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此之慮而得也其工夫全在乎深造之以道矣則此之格致誠正脩之事也聖學之妙不期而同如是曰然則先言其效而後及其功何也曰承上文而亟言之以著其為大學之首務云耳

右知止定靜安慮得之疑
疑曰格物者朱子平生得力之學也推其意蓋自以爲擇之極其精而語之極其詳矣子何所見而遽易之以溫公之說也耶曰溫公之說上合孔顏克己爲仁之訓下合思孟慎獨養心之旨遠符漢儒記禮之言近契濂溪學聖教其爲聖學始終之要的然可信無疑愚既詳之矣至於朱說之可疑者則尚未之及也請遂言之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愚以為聖人之意若果出此則直曰致知在窮理
不啻明矣何必易之以格物也耶致知以性之義
顯白不煩訓款聖人開示來學之意可見矣独此
二字乃入大學之第一義也顧為此隱語度薛以
待後人之猜度也何耶且窮者實用之工也理者
實求之地也舍窮而云至過其功矣舍理而云事
不及其地矣意已晦然乃又舍至而云格也會事
而云物也其為晦也不已甚乎聖人垂世立教恐
不如此此其可疑者一也按字書格有二体有從

禾者有從手者其訓亦有二義從禾之訓曰式也
正也來也感通也化也變革也皆取之之義也又
曰止也阻隔不行也角戲也以棧格獸也與從手
之訓曰擊也關也止也皆舍之之義也二字音同
而義亦相通古皆通用之矣然取之之義經訓用
者甚多惟學記杆格不勝與大學格物二字相類
皆為舍義其見於史則廢格阻事其義遂格形格
勢禁之類皆是也夫格字之義有此二端古註泥
於一偏以格為來義已欠通至宋儒又易來為至

則於理尤爲不順矣何也至物云者必非謂以身
而至物之形也謂以心而至物之理也夫心者乃
物之主宰也當使乎物而不當役於物者也今乃
以心徇物以容役主一物以至焉万物乃至焉而
又推之以盡其餘焉而又因之以到其極焉則是
物之散於外者各居其所而心君日逐逐焉以求
至之挾策徒勤亡年遽多孟子哀人之放其心也
而教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如
至物之說則學問也者適足以放其心而已不

大可哀耶此其可疑者二也此條不但文義之失
然因文多而辨之也
故置窮理二字本出易傳乃与上句和順於道德
而理於義相顧而言上句自体而達用也下句沂
流而逋源也窮理之理即理於義之理道德之窮
流行者也非謂泛窮天下物理也
如窮河源之窮親造其極之意非止於知之而已
如孝也非徒以知孝爲窮也休認之服行之至於
孝之極而後孝之理窮矣第也非徒以知弟爲窮
也休認之服行之至乎弟之極而後弟之理窮矣
其他類此故曰天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也蓋理者

性之散殊性者理之統會而命又性之所自出者也窮理而至於理窮則性可盡矣盡性則命可至矣此本小大事而可以獨知盡乎且且朱子嘗言盡性矣曰察之由之也常盡人物之性矣曰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則因以知行並言矣何獨於窮理也而欲以獨知當之乎夫以窮理窮格物既有戾乎聖賢之矩矱而以獨知言窮理又有遺乎聖學之全功可謂不得乎此而因遂失乎彼矣此其可疑者三也雖然三者皆自文義辨之耳

文義者外也而內尚未之及也請更言之天下之理自本而之末君子之學循末而求本故大學之教自天下國家而約之身身自身而約之心之意焉可謂至矣猶以為踈也又自意而約之知焉自知而約之格物焉則是格物也者至近至裏之處至精至密之工也其不可外求也不待知者而知之矣今乃渙而散之支而離之舍精而求之粗舍近而求之遠舍易而求之難舍已而求之天下之物斯道統宗會元之地聖學及約窮源之功不知

果若是乎雜且繁乎否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
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程子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乎
天下萬物也今大學之始己未立也心未明也求
仁之功當有所在而乃泛焉以窮天下之物為
事吾不知以何者為之權度而可以定萬物之輕
重長短也或曰朱子非泛然而求之也先之以身
心次之以倫理又次之以人物又次之以天地各

今之變一塵一息之微其言固有序矣曰此幾於
孟子之所謂道辭者矣朱子本意止欲博求天下
之物而已觀其聲色貌象盈於天地之言與夫天
地鬼神鳥獸草木之說可見矣既而自覺其說之
支也乃反之身心倫理以為始焉是墨子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之意也可以知其辭之窮矣且其所
謂身心者有出於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者乎所
謂倫理者有出於大學之脩身齊家者乎所謂人
物天地之類有出於大學之齊治平者乎夫皆本

學之所已具也。但其確然之功，雖不可缺，而其秩然之序，則不可亂。聖人之經，固已昭乎如日星之明，粲乎如躔度之次矣。今取而叢聚於格物之中，功未能全，而雜亂已甚也。何序之有？或曰：非亂也。格物致知，所以造其理也。誠意以下，所以履其事也。愚以為此自朱子云爾。右之人無是說也。右人之字，知行並進，譬之兩足。左步則右亦步，右趨則左亦趨，交湏互免，而無遠弗屆矣。豈有一足先至於數十里之外，而後以一足追而及之也哉？

造其理而後履其事，何以異此？況既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也。若格物之時，尚未履其事也，何以謂之反身而與博物洽聞者何以異哉？此其大可疑者一也。磨磚者不可以成鏡，炊沙者不可以為飯，蓋同類者固易為工，而易類者實難為巧也。此在小道且知其然，而況聖賢大學之教乎？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此言誠是也。則所謂致知云者，復吾心之神明而已矣。所謂復吾心之神明云者，亦拔去其昏，吾之神明者而已。

矣磨鏡之喻是也今也不去吾心之昏不復吾心之明不以吾心妙衆理而乃求衆理於萬物不以吾心宰萬物而乃以萬物撓吾心是猶持昏鏡以徧照天下之物而欲求復其光也吾恐塵之積也日厚垢之蝕也日深而其本明之體日益銷墮而不可復矣試觀古今多學之士往往是已非人樂勝耻負卒之滅天理而窮人欲始則自敗其身終則并人之家國而禍敗之者尚多有之問有號為賢知矜其名行以終其身然究其安身立命之處

無非意必固我之私而與聖人止至善之學意殊氣象迥然天地懸隔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正判乎此而朱子不察此其大可疑者二也或曰朱子之說取諸程子而程子之意則學問思辨之旨也如子之辨程朱姑置勿論也無乃大繆於孔門之教矣乎曰是不然中庸大學之教即孔門博約之功也知行並進身心合一聖學易簡之要全在於此非謂之然益格天下之物以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然後為知之至

而始可用力於行如朱子之所云也。自朱子格物之說行而孔門博文之學遂亂。世乃有矯枉過直之談。果欲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其說之謬且淫也。乃曰博文者博此心之文也。不知聖人博文乃是學古訓以發明於此心同然之理。所謂合內外之道也。今以古訓為外而直以此心為內。則是分內外為二本矣。且此心之體聲臭具無乃天下之至約者也。何有於文而又何以博之也哉。是誠所謂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矣。然自朱子之

說有以激之也。今之為朱學者不知反此而惟以咎彼亦惑矣。此其大可疑者三也。夫朱說之可疑者條其大致有此數端如此。然愚也非敢以一目之見而臆決之以輕犯不韙之罪也。蓋嘗反復參究積二十年。中間方信忽疑從違靡定者。抑亦屢矣。中歲以後憂患頻仍困拂紛沓於外而身心聳亂於內。生平問學不惟不得其纖毫之力而且為吾之梗益吾之累者甚不少也。於是捐書靜思獨觀昭曠之原如是者又十餘年。此處工夫賴天之

言不盡意

靈賢焉忽若有見也由是而得性善之說焉非得之

子由是而得定性之說焉得之又由是而得止至

善之說焉又由是而得格物之說焉由是而質諸

孔子曾子而合焉質諸子思孟子而合焉又由是

而上也質諸堯舜禹而合焉質諸箕子而合焉又

由是而下也質諸濂溪明道而合焉質諸溫公而

合焉曲而暢之旁而通之觸處洞然脗合妙契蓋

有不可以言語傳不可與俗人道者矣至是而始

確乎自信是非之分始明而取舍之極始定也是

豈一日之見而敢於臆決以犯不韙之罪也哉嗚

呼知我罪我其在斯夫其在斯夫或曰近世說格物者或以為正

物或以為至物共同異得失何如曰是皆因未說而小變之而實不能出其範圍之外也然而相裡

牽經陵奪假借致使聖經條目皆離其當居之次而素其當益之工反不及朱說之疏暢明白也遠

矣讀者當自識之此不暇辨其大略後段及之

右釋格物致知之疑

疑曰子以誠意而下各有工夫如傳所云者是仍朱

子之說也耶曰是固聖經之意而朱子述之者也

曰然則或者謂大學一書全在格物誠正而下無

非格致事也。或又謂大學之要只是誠意而已。其說何如。曰不知也。聖人以一言而包涵盡天下之理。則有之矣。未有理已益而多言以支之也。使大學之道全在格物也。則聖人直曰在格物斯可矣。使大學之要只是誠意也。則聖人直曰在誠意斯可矣。何必為此節目之支離也耶。以愚言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性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為學者。盡其性而已矣。性一也。盡之於已。則為止。至善而為本。盡之於人。則為明明德。以親民而為末。本也。始

也。所當先也。末也。終也。所當後也。此其序固不可有一之或亂矣。然而止至善有實事也。格物以致其知者其始也。繼而意可誠也。則誠之繼而心可正也。則正之繼而身可脩也。則脩之至於身脩而至善止矣。至善止而德明矣。德明而可明之。以親民矣。然明德新民有實地也。自身以齊其家者其始也。繼而國而治也。則治之繼而天下可平也。則平之至於天下平而明德始明於天下矣。此其功亦不可有一之或缺也。然此非意之也。性之分固

如是而聖人各經固亦如是也。譬之造化焉。春夏
秋冬各有其時。寒涼溫熱各有其氣。生長收藏各
有其功。不相陵奪也。不相假借也。而一元默運於
其間矣。大學之道亦猶是也。故其節目雖詳。平夫
雖密。而其為盡吾性之則一。盡吾之性雖一。而其
節目之詳工夫之密。則有不可執一而廢二者。是
皆明覺自然之體。順應有為之妙。而非人之小智
私意所可損益於其間者也。今如或者之說。拳一
以蓋乎衆。是本免乎以此而陵奪乎彼也。衆而

歸乎一是未免乎以彼而假借於此也。此蓋必有
見矣。然而求之性分原無是理也。求之聖經原無
是義也。愚固不得而知其說也。孟子曰。所惡於智
者。為其鑿也。其斯之謂夫。

右釋誠意而下無工夫之疑。

疑曰。子於此謂知本二語既屬之經。又屬之傳。何謂
也。曰。考其文義。可以兩屬。而未能決也。故兩存之。
以俟知者云耳。曰。然則大學格致之傳。果闕文乎。
抑亦錯簡如述世董氏王氏之所更定者乎。曰。是

未敢質言也。求之經文則知止聽訟之說各有攸當而不可移之以他屬矣。正使可移而推以溫公之說亦未見其的然為格致之義而不可易也。然則格致之傳其果闕文而此二語者其果其結語也歟。然而未敢質言也。姑存之以俟知者云耳。

右釋此謂知本二句之疑。

疑曰分大學為經傳者程朱也。補大學之格致者亦程朱也。近世因疑格致之說而并與其經傳者廢之。子於是而一從之一違之。何其無定見也。曰子

曰君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而門人稱之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此止至善之妙也。故孔子嘗小管仲之器矣。至論其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子學孔子者也。其於夷惠稱其美則曰清和百世之師也。言其弊則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亦猶孔氏之家法也。聖賢之廣心大量至公無私如此。豈非後學之所當默識而私淑者乎。程子欲分大學為經傳是也。其釋格物則因鄭氏來物之說而小變之。隨文生解遂失之矣。

若溫公之簡而當矣朱子倚於一偏而不能去

短集長二家互用固已陷於適莫意必之私而不

能自克矣

朱子論明明德云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

聲口之欲味臭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所以害乎

其德者不可勝言也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

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此

論義理極為明切所謂此德之明此心之靈即當

致之知也所謂聲色臭味情欲利害之私即當格

致之物也由是觀之朱子豈不知溫公之說之為是

哉直以立意欲傳程學故有所後之君子乃又因

繫者而不肯舍已以從之耳

疑其格致之說而并與經傳之可信者廢之是固

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無足怪也然尤而效之不

已甚乎愚於先覺一例師承中間信其所能信而

疑其所不能不疑雖不敢自附於義之當然而實

未嘗敢橫專主不可之意於其先也或可或否尚

當就正於有道者豈敢自以為見之定也哉曰何

以見大學之分經傳為是也曰詳考大學通篇之

文參以戴記全書之體知其當分經傳而無疑也

大學之道首列三綱次詳八目綱之下繼以知止

本末始終先後之說以見止至善為綱之本也目

之下繼以脩身本末治亂厚薄之說以見脩身為

目之本也綱而目張本立而未隨辭約而理備
言近而指遠或出於先王之所講畫或經乎孔子
之所筆削雖不可知而其為聖人之經則斷乎其
可信而無疑也至其下文五節皆以所謂云云者
起語不過舉經之目而不能別為之說雖曰釋經
之旨而未必深詳其義故就其全篇觀之固未免
有中不中之分明德新民洪渙烈而就其中者觀
之亦未免於盡本盡之別也正心止言不正之害
身止言不脩之害此其文體之渾漓煩簡義理之
而不及脩之之事

淺深是非不待辯而較然明矣是必曾氏門人所
述而後之講師猶附益之以附於大學之經而為
之傳如戴記之於儀禮之類者也嘗疑戴記大學
之後受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
諸篇類從鱗次何為而作也及讀儀禮而後知此
諸篇者皆儀禮之傳也夫所謂大學之經也者安
知其本非儀禮之一而孔門取而誦習之也耶儀
禮之逸者多矣安知大學不因孔門所限而本書
遂逸其篇也耶又安知非講師引傳附經與諸篇

相次而并存也。於記也。耶夫考大學之通篇其義
既如彼而參戴記之全書其體又如此則程朱經
傳之分不可謂無所據也。而說者乃欲取而合之
曰渾是一篇文字也。則亦矯枉而過於有矣。抑亦
有說焉。朱子知分經傳而未究傳之未盡合乎經
也。遂致經之本旨為傳所戕斲而不彰者多矣。夫
以傳釋經也。其害如此。而況以傳為經乎。吁恐不
止於矯枉而過於直也已矣。

右釋分經與傳之疑

疑曰明德親民之傳洪漢列文之詩程朱蓋三移之
而後其次始定。然義始明也。子何所據而直以為
講師之言而欲刊而去之也。耶曰此亦不待他有
所據也。即其屢移而竟不得其所。安則益信其為
講師之所附益而當刊而去之也。決矣。使如其他
正傳之精確而義精也。孰能以意而前却之而亦
孰敢以意而欲刊而去之也。耶曰明德親民大學
之首也。今之傳既非其傳矣。則此二者遂無正傳
何也。曰明德親民止至善者大學之綱也。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者本綱之目也傳其目則綱作其中
矣非目之外而別有所謂綱之功也和者觀此而
大學綱目之義益明矣曰然則止至善獨有正傳
之可信者何也曰止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本而格
致誠正脩之成也止至善之義明則明德以親民
者有所造端而格致誠正以脩身者知所歸趨矣
此傳者所以獨注意於止至善也知者觀此而太
學本末之義益明矣曰子之欲刊而去之也固援
朱子孝經刊誤以為例矣其以為講師之說何所

本也曰十翼皆夫子所自作古有是言也而歐陽
公於繫辭之可疑者盡舉而歸之講師矣况大學
之傳乎况傳之不合於經而有害於義者乎愚也
不敏竊比於歐陽公其亦庶乎可以免於鑿空妄
言之罪也夫

右釋附益當刊之疑

疑曰絜矩不從未說何也曰朱子之言絜矩也猶其
言格物也其言絜也不以為絜特之挈而以為度
又不以為度而以為推也

推以度物猶不以格為
推字為要

杆格之格而以為至又不以為至而以為窮也其
言矩也不以為規矩之矩而以為方又不以為方
而以為為方也方出於矩而已非矩之體矣若使無不方則是為方之用而又非方之體也
猶不以物為物欲之物而以為事又不以為
事而以為理也輾轉支離而去聖人之意益遠不
可從亦不能從也若愚之意則已具於億矣

右釋絜矩之疑

大學億釋疑卷終

刻大學億跋

夫自羲文易微而孔氏言昌教多術焉如矣然渠
授受大學一書如堅完以格致為自門戶歸之
至善其家焉嗚呼至簡哉易操也吾師順渠先
生出所嘗作大學億示曰先生宋儒者忠臣
梗不敢諱謹刻俾傳先生大司成高道累召不起
先生知止者非苟億者

嘉靖甲辰秋八月望門人山陰錢梗百拜謹跋

村務之格而...
素辭甲不林八民進門入山...
主味山音非...
雖不嫌...
至善其...
對受大...
夫自...
陳大...

